

29-30

东坡全集

卷

二十九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九

奏議

轉對條上三事狀

元祐三年五月一日侍讀蘇軾狀奏准御史臺牒
五月一日文德殿視朝臣次當轉對雖愚無知備
位禁林懷有所見不敢不盡謹條上三事如左

一謹按唐太宗著司門令式云其有無門籍人
有急奏者皆令監門司與仗家引奏不許關
礙臣以此知明主務廣視聽深防蔽塞雖無
門籍人猶得非時引見祖宗之制自兩省兩

制近臣六曹寺監長貳有所欲言及典大藩
鎮奉使一路出入辭見皆得奏事殿上其餘
小臣布衣亦時特賜召問非獨以通下情知
外事亦以考察羣臣能否情僞非苟而已臣
伏見陛下嗣位以來惟執政日得上殿外其
餘獨許臺諫官及開封知府上殿不過十餘
人天下之廣事物之變決非十餘人者所能
盡若此十餘人者不幸而非其人民之利病
不以實告則陛下便謂天下太平無事可言
豈不殆哉其餘臣僚雖許上書言事而書入

禁中如在天上不加反復詰問何以盡利害
之實而況天下事有不可以書載者心之精
微口不能盡而況書乎恭惟太皇太后以盛
德在位每事抑損以謙遜不居爲美雖然明
目達聰以防壅塞此乃社稷大計豈可以謙
遜之故而遂不與羣臣接哉方今天下多事
饑饉盜賊四夷之變民勞官冗將驕卒惰財
用匱乏之弊不可勝數而政出帷箔決之廟
堂大臣尤宜開兼聽廣覽之路而避專斷壅
塞之嫌非細故也伏望聖慈更與大臣商議

東坡全集卷之二十一
除臺諫開封知府已許上殿外其餘臣僚舊制許請間奏事及出入辭見許上殿者皆復祖宗故事則天下幸甚

一凡爲天下國家當愛惜名器慎重刑罰若愛惜名器則斗升之祿足以鼓舞豪傑慎重刑罰則笞杖之法足以震讜頑狡若不愛惜慎重則雖日拜卿相而人不勸動行誅戮而人不懼此安危之機人主之操術也自祖宗以來用刑至慎習以成風故雖展年磨勘差替衝替之類皆足以懲警在位獨於名器爵祿

則出之太易每一次科場放進士諸科及特
奏名約八九百人一次郊禮奏補子弟約二
三百人而軍職轉補雜色入流皇族外戚之
薦不與自近世以來取人之多得官之易未
有如本朝者也今吏部一官闕率常五七人
守之爭奪紛紜廉耻道盡中材小官闕遠食
貧到官之後侵漁求取靡所不爲自本朝以
來官冗之弊未有如今日者也伏見祖宗舊
制過省舉人御試黜落不少旣以慎重取人
又以見名器威福專在人主至嘉祐末年始

盡賜出身雖文理紕繆亦玷科舉而近歲流弊之極至於雜犯亦免黜落皆非祖宗本意又進士升甲本爲南省第一人唱名近下方有特旨皆是臨時出於聖斷今來南省第十人以上別試第一人國子開封解元武舉第一人經明行修舉人與凡該特奏名人正及第者皆著令升一甲紛然並進人不復以升甲爲榮而法在有司恩不歸於人主甚無謂也特奏名人除近上十餘人文詞稍可觀外其餘皆詞學無取年迫桑榆進無所望退無

所歸使之臨政其害民必矣欲望聖慈特詔
大臣詳議今後進士諸科御試過落之法及
特奏名出官格式務在精覈以藝取人不行
小惠以收虛譽其著令升甲指揮乞今後更
不施行昔諸葛亮與法正論治道其畧曰刑
政不肅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
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吾今威之以法法
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恩榮並濟
上下有節爲治之要也唐德宗蒙塵山南當
時事勢可謂危急少行姑息亦理之常而公

路進瓜果人欲與一試官陸贄力言以爲不可今天下晏然朝廷清明何所畏避而行姑息之政故臣願陛下常以諸葛亮陸贄之言爲法則天下幸甚

一臣於前年十月內會上言其畧曰議者欲減任子以救官冗之弊此事行之則人情不悅不行則積弊不去要當求其分義務適厥中使國有去弊之實人無失職之歎欲乞應奏陰文官人每遇科場隨進士考試武官卽隨武舉或試法人考試並三人中解一人仍年

及二十五以上方得出官內已曾舉進士得
解者免試如三試不中年及三十五以上亦
許出官雖有三試留滯之艱而無終身絕望
之歎亦使人人務學不墜其家爲益不小後
來不蒙降出施行切慮當時聖意必謂改元
之初不欲首行約損之政今者卽位已四年
矣官冗之病有增而無損財用之乏有損而
無增數年之後當有不勝其弊者若朝廷恬
不爲怪當使誰任其憂及今講求臣恐其已
晚矣伏乞檢會前奏早賜施行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魏王在殯乞罷秋宴劄子

元祐三年八月二十一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准鈐轄教坊所關到撰秋燕致語等文字臣謹按春秋左氏傳昭公九年晉荀盈如齊卒於戲陽殯于絳未葬晉平公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酌以飲工曰汝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燕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汝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公說徹樂又按昭公十五

年晉荀躒如周葬穆后既葬除喪周景王以賓燕
叔向譏之謂之樂憂夫晉平公之於荀盈蓋無服
也周景王之於穆后蓋期喪也無服者未葬而樂
屠蒯譏之暮喪者已葬而燕叔向譏之書之史冊
至今以爲非仁宗皇帝以宰相富弼母在殯爲罷
春宴傳之天下至今以爲宜今魏王之喪未及卒
哭而禮部太常寺皆以謂天子絕期不妨燕樂臣
竊非之若絕期可以燕樂則春秋何爲譏晉平公
周景王乎魏王之親孰與卿佐遠比荀盈近比富
弼之母輕重亦有間矣魏王之葬旣以陰陽拘忌

別擇年月則當準禮以諸侯五月爲葬期自今年十一月以前皆爲未葬之月不當燕樂不可以權宜郊殯便同已葬也臣竊意皇帝陛下篤於仁孝必罷秋宴不待臣言但至今未奉指揮緣上件教坊致語等文字準令合於燕前一月進呈臣旣未敢撰亦不敢稽延伏乞詳酌如以爲當罷只乞自皇帝陛下聖意施行更不降出臣文字臣忝備侍從叨陪講讀不欲使人以絲毫議及聖明故不敢不奏取進止

述災沴論賞罰及脩河事繳進歐陽脩議狀

劄子

元祐三年九月五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
侍讀蘇軾劄子奏臣今日邇英進讀寶訓及雍熙
淳化間事太宗皇帝每見時和歲豐雨雪應時喜
不自勝舉酒以屬群臣又是日災惑與日同度太
史奏言當旱旣而雨足歲豐臣讀至此因進言水
旱雖天數然人君脩德可以轉災爲福故宋景
公一言災惑退三舍元豐八年災惑守心逆行犯
房又逆而西垂欲犯氏氏四星后妃之象也方是
時二聖在位發政施仁惟恐不及臣視災惑退舍

甚速如有所畏不敢復西以此知天人之應捷於
影響太宗皇帝親致太平而每遇豐年若獲非常
之福喜樂如此者豈非水旱不作自是朝廷難得
之事乎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匹夫匹婦有不
獲其所猶能致水旱而況政令之失小及一方大
及四海其爲災沴理在不疑自二聖嗣位于今四
年恭儉慈孝至仁至公可謂盡矣而四年之中非
水則旱日月薄蝕五星相凌淫雨大雪常寒久陰
之類殆無虛月豈盛德之報也哉臣愚無知竊謂
陛下身修而政未修故監司守令多不得人百姓

失職無所告訴謠怨上達以傷陰陽之和所以致此者蓋由朝廷賞罰不明舉措不當之咎也臣請畧而言之去年熙河諸將力戰以獲鬼章此奇功也故增秩賜金涇原諸將閉門自守使賊大掠而去若涉無人之境此罪人也亦增秩賜金賞罰如此何以使人廣東妖賊岑探反圍新州差將官童政救之政賊殺平民數千其害甚於岑探朝廷使江西提刑傅燮體量其事燮畏避權勢歸罪於新州官吏又言新州官吏却有守城之功乞以功過相除愚弄上下有同兒戲然卒不問岑探聚衆構

謀經年乃發而所部官吏茫不覺知使一方赤子
肝腦塗地然亦止於薄罰童政凶狡貪殘非一日
之積而監司乃令將兵討賊以致數千人無辜就死
亦止降一差遣近日溫杲誘殺平民十九人冤酷
之狀所不忍聞而杲止於降官監當蔡州捕盜吏
卒亦殺平民一家五六人皆婦女無辜屠割形體
以爲丈夫首級欲以請賞而守倅不按監司不問
以至臣僚上言及行下本路乃云殺時可與不可
辨認白日殺人不辨男女豈有此理乃是預爲凶
人開苟免之路事如此者非一臣不敢盡言特舉